

◎ 刘乐土 / 著

中国大皇帝书系

刘秀大帝

下

● 他是中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皇帝……
●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会用兵的皇帝……
● 他是中国历史上「忍术」最好的皇帝……



刘乐土／著

刘秀大帝

下册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

第八章 蛟龙入海

没了戒心的皇帝终于命刘秀出巡河北……走出樊笼的刘秀在河北抚民泽惠，平冤秉正，一时间英名远播，诸多才俊汇聚帐前……朱鲔暗杀刘秀未果，摇头叹道：放刘秀出城，就是放虎归山啊……

时令临近初冬，寂静空旷的田野，山林已是一片肃杀的景象。大地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，敞开瘦弱的胸怀，露出一条条弯曲的筋骨。

一阵轻脆的马蹄声传来，打破了大地的沉寂。通往更始帝都洛阳的官道上，驰来二十几匹战马，马身上，除了当中一人锦衣长衫，其余人全是一色布衣长衫，丝帕罩头。为首的中年汉子，浓眉大眼，高大威猛，乌黑浓密的胡须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其余的人高矮胖瘦不一，但个个精神抖擞，浑身上下透着威猛之气。

这些人显然不是寻常之辈。他们是威震天下的赤眉军渠帅，为首的是赤眉军首领樊崇，其余的是逢安、徐宣、谢禄、杨音等渠帅，穿锦衣长衫的是汉宗室子弟刘恭。

樊崇等人为贫困所迫聚众起义，转战各地攻打乡里，仅为获取粮食财物，求得温饱而已。他们都是善良、朴实的百姓，劫富济贫，军纪良好，作战中，除了口头约束“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偿”之外，没有文书、旌旗、部曲、号令。归服的百姓因此越来



越多。为作战时便于识别，樊崇义军把眉毛涂成红色，号赤眉军。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督十多万官军前往镇压，赤眉军以逸待劳，在成昌大败新军，廉丹被杀，太师王匡狼狈而归。赤眉军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，拥众百万。牵制住新军大部分的兵力，为汉兵西进长安创造了条件。

更始帝迁都洛阳，入朝大典结束之后，开始处理国事。为早日一统天下，刘玄遣柱国大将军李通出巡郡国，又派专使前往濮阳，招降赤眉军。

汉使至濮阳，宣示诏书，言明招抚之意。樊崇与众渠帅有心归汉，但是怕不为更始帝所用。商议先去洛阳，探听虚实，再作决断。为表示对更始政权的信任和归服，樊崇命部众驻守青、徐二州，自己率渠帅二十多人和军中的汉室宗族刘恭一起赴洛阳。

马蹄声得得，二十多匹马行进在官道上。樊崇放眼望去，这里虽然是天子脚下，但田地荒芜，屋舍破败，与青、徐无异。战乱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灾难。樊崇轻轻叹息道：

“王莽覆灭，汉室复兴。天下也该太平了。”

“大哥，天下恐怕不容太平吧！”樊崇的同乡逢安紧赶几步，与樊崇并马而行道。

“逢贤弟有什么高见？”樊崇笑问道。

逢安道：

“王莽新朝虽灭，但天下远不能太平。天水的隗嚣、蜀郡的公孙述、琅邪的张步、董宪只是表面归顺更始皇帝，背后却在伺机而动，争夺天下。河北有铜马、大彤、尤来、五校等部众，号令不一，尚未归服汉室。最近，又有个李宪，占住庐江，据郡自守，自称淮南王。天下大势未定，咱们还是多留个心眼，保住实力，以备不测。”

樊崇点头道：



“贤弟说得有理。可是，咱们起事反莽就是为了有饭吃有衣穿，为天下的穷人过上太平日子。如今，王莽已灭，汉室恢复。咱们还去攻打谁？如果因为咱们的存在，而使天下纷乱，百姓遭受战乱之苦。咱们不是跟王莽一样为祸天下，被天下人痛恨吗？”

“理是这么个理儿，可是小弟总觉得有点儿玄。刘玄那小子真能平定天下么？他会用咱们这些人么？”

樊崇心神不安地道：

“见机行事吧！不成，咱们就回去。”

两人正说着话，忽听身后谢禄叫道：

“瞧，前面有个小山，翻过去，就快到洛阳了吧？”

樊崇往前看了一眼，回头笑道：

“谢兄弟说话太夸张了吧，那也能叫做山么？告诉你吧，那是大土堆，叫云台。我小时候逃荒在云台讨过饭呢。”

谢禄不服气。说道：

“瞧，山上树木，好像还有房屋，不是山才怪呢？”

说话的功夫，一行人已到了云台跟前。樊崇抬头望去。云台之上树木林立，还有一座小小的宫殿。果然与当年的大土堆不同。

“翻过云台，还有二十里地就到洛阳。”樊崇说着，打马登上土坡。众人紧随其后。

刚转过弯来，忽然前面行的行人争相奔逃，有人大叫：

“杀人啦！抢劫啦！”

樊崇一愣。道：

“这里是京师之地，天子脚下，居然有人敢杀人抢劫。走，去看看！”

一行人打马疾走，不多时，就听见喊叫声和兵器碰击声。众人循声望去。只见土坡下的小道上，有一伙人正在争斗。到了近



前，看清楚了，是一伙蒙面强人围住几个过路人。被围在中间的有一个人身穿簇新的长衫，像是主子，怀里紧紧抱着个包裹。其余几个人像是他的仆从，一边拚命招架，一边叫道：

“刘爷，快把包裹给他们吧！”

“是啊，要不，咱们都没命了。”

穿长衫的人像是没听见，只顾向强人打躬作揖，哆哆嗦嗦地央求道：

“好汉……爷，金银财宝都给了，这……包裹里……不能……”

强人岂肯听他解释，步步紧逼。

逢安听得清晰，对樊崇笑道：

“大哥，看来那小子是个要财不要命的主儿，死了活该。”

樊崇眼睛一瞪，道：

“浑说，除暴安良是我等的本分，岂能坐视不管。”

“大哥，我也没说不管。”逢安话没说完，战马已奔驰而出。没有人看清他用的是什么手段。只见两名蒙面人仰面跌倒，其余强盗见来了这么多人，吓得转身就逃，窜入树林不见了。

小道上，孤零撇下几个过路人。穿长衫的半天才醒悟过来，慌忙抱着包裹走到逢安马前跪下，拜谢救命之恩。

“多谢英雄出手相救。请问尊姓大名，容当后报。”

逢安哪在意报恩不报恩。答非所问道：

“你这人舍命不舍财，早晚要倒霉的。下次没这么巧遇着我了。”

那人慌忙道：

“不瞒恩公说，在下可不是那种爱财如命的人。这包裹里也不是财宝，它是在下祖上所传之物。在下拿到洛阳，进献新皇室陛下的。”



逢安顿觉惊奇，脱口而出道：

“我们也是去洛阳见皇帝的。”

“逢贤弟，休要胡说。”樊崇不知何时赶到跟前，责怪道。

穿长衫的人仔细打量眼前的二十多人，一跪拜道：

“看来诸位都是英雄豪杰之士。在下刘永乃汉室宗族子弟，梁孝王八世孙。此次去洛阳拜贺新帝，如能求得富贵，愿与诸位英雄共享。”

一番话惊动了樊崇队列中的刘恭。刘恭闻听是宗室子弟，慌忙下马，趁步上前，拜伏刘永道：

“在下也是宗室子弟，想不到在此相见。快快请起。”两个叙起族谱，刘永长一辈，为刘恭族叔。

樊崇等人也慌忙下马相见，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刘永听说是赤眉渠帅，高兴万分，道：

“诸位英雄既有归顺之心，刘某愿为引荐。”

逢安道：

“我等不是死乞白赖去求荣华富贵，用得着别人引荐么？”

刘永讪讪地道：

“刘某随诸位一同进城，总可以吧！”

樊崇点点头。刘永等人上马，一同向洛阳奔去。

更始帝都洛阳，经过司隶校尉刘秀的整修，原本雄伟的宫殿更加壮丽，宽阔的街衢更加平坦通畅。更始帝入主洛阳，使洛阳的百姓放了心。街上的店铺和行人多起来，生意越来越红火。这座饱受战乱之苦的城池，渐渐显示出商业大都市的繁荣。

樊崇等人进入洛阳城，边走边观赏街景。征战多年，这种繁荣热闹的景象还是第一次看见过。他们都很留恋，所以走得很慢。好半天，才来皇宫门口。樊崇早已下马，叮嘱道：

“诸位兄弟，这里皇宫禁地，不是咱们的老营，千万不许胡



说八道。”

逢安不耐烦地道：

“放心吧！大哥，这点儿规矩咱们弟兄还能不知道！”

“知道就好。”樊崇上前几步，对守门的黄门侍卫一抱拳道：

“我等是赤眉军渠帅，在下就是樊崇，特来拜见皇帝陛下，烦请公公通禀一声。”

黄门侍卫们一听眼前就是大名鼎鼎威震天下的赤眉军首领，惊奇地上下打量着樊崇等人，这时，刘永也上前施礼道：

“在下刘永，为汉室宗族子弟，梁孝王八世孙，特来洛阳拜见陛下，求公公代为通禀。”

黄门侍卫对刘永看也不看，却对樊崇等恭恭敬敬，道：

“对不起各位英雄，陛下的车驾一大早就出宫去了。”

“公公可知道陛下何时回宫？”

黄门侍卫摇头陪笑道：

“我们做奴才怎能知道皇上的事呢，不过，天黑之前，陛下总要回宫吧！”

樊崇心头凉了半截，第一次拜见更始帝就不顺利，接下来会怎样呢？逢安不耐烦地道：

“皇帝不在宫里，咱们还是找个客栈歇息吧！”

“不，也许陛下马上就会回宫，还是在这儿等一等吧。”刘永不死心。樊崇同意刘永的意见。众人只好在旁边的大树下席地而坐，等候更始帝回宫。

恰在此时，廷尉大将军王常进宫办理公务，看见宫门口的几十人不同寻常。一问守门黄门方知是赤眉军渠帅到了，王常慌忙上前，给樊崇等人施礼道：

“不知各位英雄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恕罪！恕罪！”

赤眉渠帅耳闻王常贤名，今日见其位列公爵，谦恭有礼，心



中更加敬服，纷纷过来，向王常施礼问候。王常寒暄几句，亲自去驿栈，安排赤眉渠帅和刘永等人歇息。

樊崇等赤眉军渠帅的到来，在更始君臣内部引起震动。出外追逐新奇的更始帝回到宫中，连夜召见大司徒刘赐、大司马朱鲋、柱天大将军李轶、廷尉大将军王常等重臣，商议如何对待樊崇等人。

大司徒刘赐第一个开口道：

“樊崇等人应诏而来，表明他们诚心归汉，陛下应该待之以礼，赐以高位，安置其众，笼络其心，则赤眉为我所用，东方大患可除，平定天下，就容易多了。”

朱鲋轻轻一笑道：

“大司徒把樊崇看得太简单了，诚心不诚心复汉，只有他自己清楚。赤眉军部众百万，是降是叛，关系到朝廷的安危，陛下不可以不慎重。臣以为，陛下应先令樊崇解散其众，缴兵甲于朝廷，才可以赐其官爵，赏其富贵。”

刘赐不悦地道：

“依大司马之言，我朝是不是太霸道了吧！樊崇虽有归汉之意，但必有狐疑之心。此次亲来洛阳，必有试探朝廷之意。如果朝廷不先以诚相待，又怎能使其放心归服？司马所言解散其众，缴其兵甲，只有迫使其铤而走险，终为朝廷的祸患。”

“不错，樊崇等人终究是朝廷的祸患。”李轶接过刘赐的话说道，“陛下和诸位大人请想一想，樊崇不过一介草民，为王莽酷政所迫，聚众造反，做了赤眉军的首领。这样的人脑后长有反骨，既能反莽，亦能叛汉。陛下可招降其一时，但时间久了，他必对朝廷心生不满之心，进而降而复叛。这种反复无常之徒，只有一个办法对付他，那就是‘杀！’臣以为可以趁赤眉渠帅来洛阳之际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赤眉军群龙无首，必然混乱。陛下再



派兵攻打，必定会一举荡平赤眉。”

刘赐想不到李轶比朱鲋之计更为阴险毒辣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知命侯王常轻笑道：

“柱天大将军之计算是够狠的。不过，只怕不但难以荡平赤眉之祸，反为朝廷留下恶名，天下的英雄豪杰谁还敢归服朝廷。赤眉军征战多年，至今无文书、旌旗、部曲、号令。说明他们是自发而起的百姓。如果捕杀樊崇等赤眉渠帅，其部众不但不会散去，反而又加深他们对朝廷的仇恨，赤眉之祸恐怕越发不可收拾了。”

李轶设计害死刘缤，心里有鬼，听到王常说他手段毒辣，顿时，面红耳赤，恼怒道：

“李某只是为朝廷社稷安危着想，知命侯说我心狠，未免过分了吧！”

王常冷笑一声道：

“李将军为社稷着想，王某何尝不是为汉室出力？赤眉既有归汉之心。做臣子的就应该劝陛下广布德泽，笼络其心，使其安心归汉。万不可劝陛下施用奸计，使赤眉生疑惧之心，望而却步，终成朝廷大患。”

李轶怒目圆睁：

“知命侯，你说谁施用奸计？”

更始帝一拍御案，气愤地道：

“都不要吵了，朕要你们来议事，不是听你们争吵的。怎样对待樊崇，朕心里已经有数了。你们可以退下了。”

刘赐、朱鲋、李轶见皇帝下了逐客令，只得起身。王常也站了起来，却道：

“陛下，臣另有一事要问您。”

刘玄只得道：



“知命侯请讲。”

“臣请问陛下，将何以待刘永？”

刘玄从御案旁站起，道：

“刘永乃我宗室子弟，梁孝王八世孙，传国至父辈刘立。刘立与孝平皇帝外家卫氏相亲被王莽削去爵位，贬为平民。论起宗谱，刘永比朕更接近高祖，所以，朕打算让他承袭梁王之位，以光大其祖业。”

“谢陛下，臣听明白了。”王常躬身告退。

驿馆内，樊崇等赤眉渠帅也是一宿未睡，逢安道：

“我看哪，这天下的乌鸦一般黑，姓刘的做皇帝跟姓王的做皇帝都差不多。没有一个把老百姓的死活当回事。白天，我在皇宫四周转了一圈。瞧着那宫殿修得雄伟、壮观，不知花去多少民脂民膏。如今，天下纷乱，民不聊生，更始皇帝新立，不去平定天下，安抚百姓，却忙着大治宫府，追求奢华。这样的混蛋皇帝能威服人心么？”

谢禄也有同样的感慨，骂道：

“我听说更始皇帝出宫游玩去了。把咱们撂在这儿，真他奶奶的不是东西。”

“是啊，刘玄还杀了刘缤呢。摆明是个嫉贤妒能的人。咱们归降他，能落个好么？”众渠帅七嘴八舌，惴惴不安。

樊崇喝住众人道：

“我们来洛阳，是为了天下安定，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。不是向刘玄乞求荣华富贵的。他如果不是真心待我，我们就回去。再不吃招降这一套。”

众人齐声道：

“愿听大哥之言。”



次日辰时，更始帝升朝理事，召见樊崇等赤眉渠帅和宗室刘永。殿堂上，诸臣看见樊崇等人，颇觉惊奇，乱纷纷地你一言我一语，当着赤眉渠帅们的面，评头品足，议论赤眉军。逢安见群臣无礼，正欲斥问，却被樊崇的目光阻止。这时，知命侯王常喝住诸臣，朝堂上才恢复了安静。更始帝挺直身躯，带着志得意满的笑容，威严地道：

“诸位英雄有归汉之心，实乃百姓之福朝廷之幸。朕理应封赏，加以重用。赐封樊崇为振远侯，威猛大将，逢安为……”刘玄封其余渠帅并为列侯。赐宗室刘恭为侍中之职。

封赏完毕，樊崇等人跪在丹墀下，一言不发。御前黄门道：

“樊崇，还不谢过陛下隆恩？”

樊崇瞋目道：

“请问陛下，我等封地在哪儿？”

更始帝轻轻一笑道：

“诸位英雄不必着急。眼下天下未靖，暂无封地给你们。等赤眉部众归降后，朕派兵征讨，平定东方，再赐给封地不迟。”

樊崇默然无语，逢安忍不住大声道：

“没有封地，我赤眉大军吃什么，喝什么？难道还要攻城掠地，抢掠为生？”

更始帝面露愠色。殿下朱鲋、李轶诸将齐声威喝。

“朝堂之上，不得无礼！”

樊崇拉逢安与众渠帅退到一边。更始帝接着召见刘永。刘永献上祖传之宝。刘玄龙颜大悦，当众命刘永承袭祖业，封为梁王，都睢阳。

逢安不服，再次质问道：

“刘永乃一介布衣，无尺寸之功，为何封王？”



更始帝冷笑道：

“刘永乃朕宗室子弟。子承祖业，天经地义。逢英雄有什么不服的？”

樊崇阻止逢安，上前道：

“我等草莽之人，不知朝廷礼仪，请陛下宽恕。”

更始帝佯作欢喜道：

“朕其实最喜欢性情耿直的英雄，你们初来洛阳，朕就加恩赐府邸居住。不必再住驿馆了。”

“谢陛下隆恩！”

退朝之后，刘永戴着王冠，欢欢喜喜回睢阳去了，樊崇等人则由司礼黄门引领去更始帝赐给的府邸居住。各府装饰奢华，都有专门的仆佣。赤眉渠帅们从没有居住过如此奢华舒适的府邸。但新鲜感一过，樊崇就发现有人在暗中监视。逢安怒道：

“刘玄小人，如此待我。休怪大爷反出洛阳。”

樊崇沉思道：

“洛阳已不是久留之地。但如果与更始帝反目，我等人少势孤，必定吃大亏，只宜悄悄潜归濮阳。”

决心既定，樊崇与众渠帅暗中约定日期，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，一齐潜出府邸，坠城而逃。前来洛阳的赤眉军将领，只有刘恭留在更始朝内。

更始君臣得知樊崇等潜回，毫不在意。颇有远见的廷尉王常忧心忡忡，但是他知道，更始帝听不进自己的劝告，只得去司隶校尉府向刘秀诉说心中的忧虑。

天色渐晚司隶校尉府，刘秀的书房内点着两根巨烛。书案上摆放着宽大的素帛地图，刘秀与冯异正对着地图，分析天下大势。这时，斯干进来，说王常来拜。

刘秀慌忙整理衣冠，出府门迎接。王常笑问道：



“武信侯每天呆在府里做什么？”

刘秀施礼苦笑道：

“还能做什么，读读书，练练武，虚度光阴而已。知命侯请到府内叙话。”

宾主进入客厅，王常屁股还没坐稳，就羡慕地道：

“武信侯好自在，王某可没有这份福气。”

刘秀眉头一扬，问道：

“知命侯有什么烦心之事吗？”

王常叹息道：

“不仅是烦心之事，而且是关系到汉室安危的大事。武信侯难得没听说樊崇潜出京都逃归濮阳吗？”

刘秀并没感到惊异。樊崇来帝都归降又潜归濮阳，他当然知道。只不过，为了继续迷惑更始帝和朱鲂等人，自己必须装作不热心朝事的样子。现在王常又提及朝事，他只是微微一笑道：

“区区几个赤眉首领，逃就逃吧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”

王常对刘秀的态度显然很失望，赌气似的说道：

“樊崇有意归降，可是陛下不做妥善安置，等于把赤眉军推出门外。赤眉不降，陛下不但失去了强大的外援，而且给自己树起一个强有力的敌手。绿林、赤眉同为反莽而起，却要走到火并这一步。这是朝廷的灾难，天下人的灾难。”

刘秀正容道：

“知命侯忧国忧民，实乃可敬。只是有些事不是您能够阻止的。绿林、赤眉同为反莽而起。王莽既灭，走到火并，也是必然。只是陛下操之过急，不该过早把赤眉置之敌对的一面。再想消灭赤眉，平定天下，难哪！”

“哼，陛下每天饮宴庆功，滥加封赏，要么出宫游猎，追逐新奇。何尝想过平定天下，振兴汉室。樊崇有归汉之心，他不加



恩封赏；刘永一介布衣，无尺寸之功，却尽得封王之赏。长此以往，朝纲必然混乱。天下之势难说。王某说句不中听的话，洛阳乃为是非之地，武信侯不该久留此地。”王常推心置腹，越说越忧愤。

刘秀深受感动，戒备之心全无，慨叹道：

“知我者，颜卿也。更始君臣嫉贤妒能，害我兄长。如今又只知追求奢华享乐，不思进取。汉室复兴，遥遥无望。我为情势所迫，隐身府中。但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朝廷的命运，天下的形势。洛阳非我久留之地，但又身去何处？颜卿可有良言教我？”

王常苦笑着摇摇头。两人说起更始朝事时而忧愤、时而叹息。这时，刘斯干又进来道：

“禀侯爷，三姑娘和三姑爷来了。”

三姑娘和三姑爷就是刘秀的三妹刘伯姬和妹夫李通。刘秀二哥刘仲、二姐刘元在小长安一战中战死，大哥刘縯被更始君臣害死，大姐刘黄失散。唯有三妹伯姬幸存。三妹丈李通因为其弟李轶参与陷害刘縯，心中羞愧，也很少与刘秀往来。今晚，李通夫妇来访，必有要事。刘秀慌忙站起，不好意思地道：

“对不起，颜卿，请稍等片刻。我去去就来。”

王常也站了起来抱拳道：

“既是姻亲来访，王某在此，多有不便，还是告辞为好！”

刘秀慌忙按他坐下，道：

“你和李通交往甚密，正好一叙，何必要走呢？”

王常不再客气，起身笑道：

“既如此，你我一起迎接柱国大将军。”

两人步出客厅。李通夫妇已到了前厅，望见刘秀、王常来迎，李通疾步上前，笑道：

“这么巧，知命侯也在，正好一叙衷情。”



四人相互见礼，进入客厅。伯姬来到哥哥家，也不客气，俨然如府中的女主人，吩咐下人准备酒宴。客厅里只剩三个男人。王常问道：

“柱国大将军不是奉陛下之命出巡郡国吗？何时回京？外面的情形如何？”

李通叹息道：

“我也是刚刚回来，还没进宫向陛下复命呢。新朝虽然覆灭，天下仍然一片混乱。赤眉开始进入颍川，势力最强。我听说樊崇有归汉之心，却被陛下冷落，这可是一大失策。河北的铜马、大彤也不下百万之众；李宪割据庐江，自称淮南王。隗嚣、公孙述虽托辞归汉却是各自为政。我转了一大圈，所到之处，看到的都是田地荒芜、民不聊生的情景。汉室虽复，可是没有一纸诏令废除王莽酷政。老百姓盼望天子仁政就像久旱盼甘霖一样。拥兵自守的豪杰之士也在拭目以待新天子有所作为。”

“可是，我们的陛下偏偏无所作为。”王常扼腕叹息。

“我出巡各地，听到一首童谣：谐不谐，在赤眉；得不得，在河北。”樊崇逃出洛阳，赤眉不与朝廷合作，分裂出去，东方不合谐，童谣真的应验了。河北（指今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黄河以北和辽宁南部的广大地区）是新汉室天子兴衰的关键。河北地域辽阔，水草肥美盛产粮食，历来是汉朝西北的屏障，天下精兵尽出于此，特别是乌桓骑兵，最能打仗，有‘铁骑’之称。占有河北，控弦万骑，必得天下。”

刘秀凝神倾听，一言不发。王常摇头道：

“柱国大将军一语中的，河北的确是天下得失的关键。可是陛下迁都以来，贪图享乐，追逐新奇，未有北略之意。即便陛下同意，又有谁乐意去河北。河北毕竟有铜马军，有大彤、五校、尤来等十几支部众，关系错综复杂，形势千变万化、非能征惯



战、足智多谋之将难以胜任。眼下秋季已过，寒冬将至，朝中诸将谁愿冒风霜之苦，性命之忧去河北？”

李通注视着刘秀，神秘地一笑，道：

“眼前就有一位能征善战、智勇双全的英雄愿意出巡河北，只是陛下未必肯放他去。”

刘秀心神一动，正容道：

“这里没有外人，次元（李通字次元）有话尽管明说。”

李通肃然道：

“三哥英雄神武，盖世无双，却遭奸人压抑，郁郁不得意。洛阳非你久留之地，总有蛟龙出海之日。李通此来就是提醒三哥要争取出巡河北。如能如愿，则好比盆中游鱼归大海，笼里飞鸟入林中。”

刘秀深受感动，拉着李通的手道：

“次元，谢谢你，这次机会对我太重要了，我一定尽力争取。”

李通、王常相视一笑，齐声道：

“我们一定帮你争取这次机会。”

这时，酒宴备齐，伯姬亲自来请三人入席。席间，三人商讨明日朝会的应对之计。李通道：

“大司徒刘赐为人耿直，与更始帝是一爷祖孙的族兄，向来非常亲近，言听计从。三哥与刘赐一向交好，何不求他帮忙。”

刘秀笑道：

“我已经想到了。今晚就去拜访大司徒刘赐。”

王常举樽道：

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为预祝武信侯取得成功，请干了此酒！”

“好，干！”